



芳心寂寞 暮日虚舟

兰德华

《暮日耀光》



韦庆远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本书是明清史学界元老、著名学者韦庆远先生代表作，也是张居正研究的里程碑之作。被称为“为张居正立传”以来最深入、最公正、最能“美恶不掩”的巨著。想了解大明王朝改革的复杂与艰难，大厦将倾，且看权相张居正如何以一人之力力挽狂澜。为什么说“明实亡于万历”，而非崇祯？改革必然引发社会经济政治大幅改组，如何打破原有的权利利益平衡，并深入推进？如何走出“人亡政息”的历史怪圈？干净的庸吏和腐贪的能吏，该要哪一个？权位的上升必然促使理性的下降？历史不只一面，想了解中国古代官场的明争与暗斗，本书值得一看。

它不同于前人作品的最大特点，在于作者运用大量罕见的史料，除采录、政书等官方出版品外，引用的私人笔记、文集、书信达150余种，以明代为主的地方志达65种，因此能深入许多以前学者所未谈到的细节。

《寂寞芳心小姐》



[美]纳撒尼尔·韦斯特著
李宜屏译
磨铁·文治图书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小说自1933年问世后深受名家好评，被认为是美国作家写美国的一大佳作，更被拿来与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相提并论。本书是“迷惘的一代”谢幕天才纳撒尼尔·韦斯特黑色幽默的代表作。这个叩问灵魂的故事写于84年前，却像写于今天上午。

他曾是“寂寞芳心小姐”情感专栏的执笔者。众多读者把他当成救命稻草，寻求生存之道。但他连自己的困境都无法解决；被报社老板嘲讽揶揄，与女友若即若离，与老板夫人搞暧昧，与女读者约会……生活浑浑噩噩，常在酒吧无聊度日。从当今的有利位置回顾过去，我们可以看见韦斯特是该时代最受忽视的奇才之一。

《虚舟》



[日]涩泽龙彦著
黄洁萍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涩泽龙彦，日本现代著名小说家、评论家，对三岛由纪夫、寺山修司等人影响甚深的“暗黑美学大师”。

他致力于将西方社会中的文化与思想暗流介绍给日本学界。从20世纪50年代起研究法国文学，并集中向日本读者引介萨德侯爵、巴塔耶、阿尔托等作家的作品，极具振奋发聩的作用，轰动一时。同时，他也深入宗教、民俗、文学、艺术等领域，以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进行创作，写出了大批充满暗黑色彩的幻想文学作品，成为日本杰出的幻想文学先锋。

《虚舟》为涩泽龙彦的怪谈作品集，内收录有涩泽龙彦在不同时期发表过的8个短篇怪谈故事，探讨了生死、善恶、人性向阳与背阴面等主题。有在日本江户时代关于不明物体的传说基础上发展而来，讨论生死观念的《虚舟》，反映善恶轮回辩证思想的《骷髅杯》等等。

本书在日本传统怪谈的基础上，杂糅进真实的历史和丰富的知识，在创作上手法上则延续了涩泽龙彦暗黑美学的风格，亦真亦幻，是涩泽龙彦的重要作品。

《吴清源回忆录》



[日]吴清源著
陈翰希译
后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本书写于吴清源先生70岁引退之际。在这本书中，吴清源回忆了从出生、丧父、东渡日本，到扬名日本棋界、开创“新布局”、在15年间将日本超一流棋士悉数降级的动荡而充实的一生，语言平实，境界高迈。吴清源在回顾自己生平往事的同时，追忆了同时代伟大棋士的风采，并就围棋发展提出了独到而富远见的观点。

吴清源，本名吴泉，字清源。1914年出生于福建省，同年移居北京。7岁时由父亲进行围棋启蒙，11岁父亲辞世，同年，以少年棋手身份出入段祺瑞府邸，被誉为“围棋天才少年”而扬名北京。14岁与母亲、长兄一同赴日，继续学弈。19岁运用打破传统的“新布局”对阵本因坊秀哉名人，引起棋界轰动。1939年由“镰仓十番棋”开始，在长达15年有余的接续不断的擂争十番棋中，战胜了当时所有日本超一流棋士，被民间誉为“昭和棋圣”。1961年遭遇车祸，棋力受到影响。70岁引退，在日本出版《吴清源回忆录：以文会友》。而后为世界围棋发展、中日两国友好不懈奔走。2014年去世，享年100岁。

更多的普通读者选择加入朗读者的队伍中，“读”书重归大众阅读生活——

“读”书热，请你慢慢地火

本报记者 朱林

每周一早上，小学校长丹阳都会读一段文章或是一首诗，上传到朋友圈里分享。这样的习惯她已经坚持了两年多。她是“读”书爱好者中的一员。“每周一人们开始新一轮的奔波，我希望他们能感受到文学之美、阅读之美、生活之美，带着爱去奋斗。”丹阳说。

“你有多久没有朗读了？很久了吧？因为很多人觉得，朗读，那是学生时代的事情，或者说它只属于一小部分人。不，朗读属于每一个人。”这是前段热播的《朗读者》中，主持人董卿的一段自问自答。

《朗读者》刷爆朋友圈，让“读”书又回到了大众阅读生活中，不知不觉中，“读”书热慢慢地火了起来。

“读”书热让我们重拾阅读

文字无声，诵读有意。“读”书看似老套，但却能让人们重拾阅读，唤醒沉睡的灵魂。

设置的线下征集普通人朗读声音的“朗读亭”同样受到追捧。“朗读亭”高约3米，占地面积约2.5平方米。置身亭中，朗读者可借助亭中的设备，不受干扰地释放情绪、忘我朗读。在上海、广州、杭州、西安等全国各大城市设置的朗读亭外，频现朗读者排队等候，其中有一“一颗素心，捧卷轻吟”的白发老者，有“读书，晒照两不误”的文艺青年，有站在风雨中等待的中学生，还有抱着孩子来排队的母亲……

音频分享平台喜马拉雅FM开通了“全民朗读”频道，内置“诗歌美文”“古代诗词”“小说故事”等栏目，还专门设置了“朗读者·ta读”栏目。用户可以选取自己感兴趣的篇目自行阅读、上传，并能够得到其他的网友的评论，进而与之互动。父亲节当日，有近4000人上传了自己朗读的《背影》，参与者多半是没有经过专业播音的爱好者。“以前上学的时候只记得《背影》的中心思想、表现手法一类的刻板知识，现在用心读出来，才真正地被感动。”参与者小佩说。

此外，甚至有名为“全民朗读”的手机应用上线，用户可以在其中听专家朗读名篇美文，或者自己录制诗歌散文，并自由配乐、配图，在线分享，以言会友……

退休多年的老康，最近也有了新的爱好。他购置了一套录音设备，“一共花了800多元，效果堪比录音棚。”他翻出了《静静的顿河》《安娜·卡列尼娜》等作品，“我们那代人最爱这些前苏联的经典文学了，但好多年都没看过，现在，一字字地读来，感觉又



上海：朗读亭成文化新宠 新华社记者任珑摄

年轻了一回。更重要的是，好久没这么认真地读一本书了。”老康说。

“讲故事和抒情，是人类的古老需要”

“通过手机APP或微信公众号，公开朗读正越来越受大众的欢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汪海向《工人日报》记者表示，他个人乐见朗读热的兴起，在他看来，对朗诵的热爱，背后潜藏的是大众对文学的热爱。

从荷马弹奏竖琴讲述特洛伊战争的故事，到狄更斯在英国和美国各地巡回朗诵自己的小说……文学朗诵一直都是个人生活与公共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朗诵所包含的讲故事和抒情，不论中西，自古都被认为是人类一种非常古老的需求。它们在人类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绝不是娱乐需要所可以解释的。”汪海表示，朗诵者出声的朗读，一方面是对文学作品的深情融入，融入某种情感的体验中，或者融入某个故事的冒险中，但另一方面又是对文学作品的个人化的想象性演绎——“就仿佛自己是一个音乐家，按照自己的方式在演奏一支曲子，这就成了一个发现自我、表达自我的过程。这种在伟大作品中遗失和发现自我的双重性，给了朗诵者一种相当强烈的幸福感和戏剧性。”汪海说。

著名朗诵艺术家于同云曾说，“‘看’是一种客观

的态度，是我和他的距离，但朗读的时候，则会有一种代入感，哪怕是读的别人的作品，也是一种自我抒发。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是处于关闭的状态，朗读的时候则是把闸门打开，更积极主动进入到文字中，找到我们人类的通感。”

事实上，朗读热的兴起，与朗读的社交属性密不可分。在朗读类手机应用中，用户的朗读可以为他人所听，并得到相应评价，这个过程对朗读者和收听者都有一种实在的参与感。为人所喜抑或是为人所恶，参与者希望的是对自己朗读的反馈。

汪海特别强调，朗读的社交性，本质上与文学的公共性密切相关。“无论是通过推荐书单，还是通过分享自己的朗读，再或者在网络上发书评、讨论交流，都是在文学空间的感召下，寻找一个文学的共同体。”

读书便是要“读”

“其实朗读、朗诵潜在存在于民间，而一旦有这样的品牌节目，就会引导，激发很多人喜欢上朗读和朗诵，而且在朗读过程中从内省的状态变成了外在的状态。我读的时候是自己在理解，朗诵的时候是在跟别人沟通。这样的理解好像也更丰富了，它带动了阅读。”谈及《朗读者》及朗读热，著名主持人敬一丹如是说。

对于朗读热，汪海也持较为乐观的态度，把朗读

热看成是普通阅读习惯逐渐养成的一个征兆。

“我个人的体会是，国内普通读者的阅读习惯仍在养成和提高的过程中。或许，朗读热的开始也预示着社会将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越来越多的普通读者开始成为成熟的读者。”汪海如是说。

汪海表示，朗读是与文学经典或者说是文化经典相结合的一个非常好的，甚至不可或缺的方式。“文学首先是语言的艺术，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是读起来具有音乐性的，虽然各个作品的音乐性各不相同。”朗读，是一种几乎不需要成本的阅读方式，却将简单的“看”赋予了更多的社交功能。“我自己不读，但是在路上或者闲下来都会打开网络电台收听别人的诵读作品。”大学教师容容说，“从诵读者的语气、顿挫中，可以听出每个人对作品的不同理解，会发现自己一个人看书时忽略的细节和深意。”她说自己也经常会“打赏”欣赏的诵读者，还会将一些感兴趣的内容，找出原书，重读一遍。

一位出版行业的业内人士在接受《工人日报》记者采访时则表达了不同观点。她坦言，节目引导大众去阅读经典作品的导向没有问题，且全民喜欢朗读是件好事，“但普通读者可能缺少《朗读者》嘉宾甄别挑选朗读篇目的能力。”

该业内人士同时表示，《朗读者》之所以受欢迎，或許恰恰跟很多人没有耐心读经典有关，因此，当看到名人在读时，会有“我也这么觉得”的想法。“阅读经典或者读者本身是一种凝神思虑的过程，是需要思考在里面，感同身受只是最浅层的东西。经典可以流传，肯定不止传达同有之情那么简单。不过，读书读书，不就要‘读’出来吗？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古人诚不我欺。”

还记得前段时间的《朗读者》吗？你有多久没有朗读了？

工人日报小编喊你来朗读啦！上传你的朗读，你的声音将有机会被大众所知！

关注工人日报微信（ID:grrbxw）并打开，点击底部“按住说话”，同时朗读你要读的篇目，即可将朗读音频发送给我们！我们将挑选若干优秀朗读片段在微信推送，同时朗读者将获得精美图书一册。

赶快行动起来！We Want You！



让一颗灵魂唤醒另一颗灵魂

刘颖余

“读书热在回归。”同事兴奋地对我说。

理由是全国各地举办的读书活动如火如荼，几乎每个省每个市都有，书展、读书月、读书季、读书夏令营、读书交流会……品类繁多，令人目不暇接。

我却不敢那么乐观，至少在日常生活中我感觉不到这种回归：地铁里安静地看纸质书的人还是异类，大多数都在刷屏，当然也有看电子书的，但利用手机娱乐的还是占绝大多数。这也没什么奇怪的，挤地铁已经很累了，娱乐似乎是更为顺理成章的选择。

我想说的不过是：活动是活动，日常是日常，当读书不再由政府或社会推动，而成为家庭和个人的自觉选择时，那时再讨论读书热，可能更靠谱。

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中国，远没有现在这么多读书活动，出版业更没有如今那么繁荣。但读书，却是大家的自觉选择。彼时流行一句铿锵有力的话，叫做“把十年浩劫损失的时间夺回来”，夺回来

干什么？读书，学习。那才是真正的全民阅读。读书不热都不行。

最新的调查数据也显示：我们离真正的读书热还很远。据今年4月发布的第十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2016年国民人均图书阅读量为7.86本，其中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65本，电子书阅读量为3.21本（2013年，韩国人均阅读量为11本，法国20本，日本40本，以色列64本）。根据本次调查成果，2016年中国成年国民对个人阅读数量评价中，只有1.7%的国民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很多，6.6%的国民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比较多，有36.0%的国民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一般，45.2%的国民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很少或比较少。

可见，无论是横向比较，还是自我认知，我们都不能说，如今的中国是一个爱读书的国度。

或许有人会说，不爱读书又怎么了？不是一样可以活得有滋有味吗？

当然可以。生活中，不爱读书却活得“有滋有味”的也的确大有人在，但我不认为这是一种应该倡导的生活法。读书（尤其是日常性的非功利性的阅读），的确看起来和财富的增长、物质的丰富没有关联，但读书可以静心、可以养性，能去躁，亦能免俗，读书还能令人更通达，更平和，更从容，更大气。读书的好处就像梨的滋味，非得自己尝一口不可，所谓“读书好处心先觉，立雪深时道已传”，当读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蔚然成风，不仅会增强发展的创新力量，而且会有益于社会的道德建设和全民素质的提高。

读书小事，小平哉？不小也。

也正因如此，全民阅读在今天变成了一项国家战略，被连续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全民阅读，在当下是一项政府重视、社会推动和群众支持，功在长远的工程，再怎么重视也不为过，关键还是要尊重阅读的基本规律，尊重人的自主性，不能为搞活动而搞活动。要淡化活动的集中性和形式性，发挥家庭、校园等社会细胞的作用。阅读，最终还是要回归到日常和个人，成为个人的生活方式，这一点才是阅读的根本，万不可本末倒置。

自然，当阅读还未成为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我们亦不必为推广阅读而感到悲哀。阅读，不是吃饭睡觉这样的本能，而是后天习得和养成。因此，我们需要倡导全民阅读而非“全民吃饭”。阅读，

也需要环境的熏陶和他人的引领，需要爱书人的交流和传递。因此阅读推广和阅读分享才应运而生。在今天这样一个快速多变、选择多元化的时代里，阅读已经不再是一件纯粹私人化的行为，而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倡导、推动和努力。

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经有一句名言：“真正的教育是用一棵树去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颗灵魂唤醒另一颗灵魂”。我们今天为全民阅读所做的一切努力，又何尝不是如此。

真正的阅读，理想的阅读，其实就是灵魂之间的对话，读者和作者的对话。现在的各种推广和交流活动，则又加上了爱书人之间的对话。读书，让灵魂的唤醒成为可能——一颗灵魂唤醒另一颗灵魂，直至唤醒更多的灵魂。所谓的全民阅读、书香社会，不就是这样的美妙图景吗？



雨夜品读

王瑜

气象台预报最近几天本市将遭遇强降雨，心中突然涌起一种莫名的欣喜。许久没有领略听雨入夜的舒爽，感受伴雨读书，安然入眠的踏实感了。

雨如期而至，从淅淅沥沥到飘飘洒洒，再到倾盆而下，入夜时转入如泣如诉地持久战阶段。于是躲入阳台，懒洋洋地半躺在窗边，打开心仪的《宋词》，迎着帝都夏夜中难得的凉风，和着窗外沙沙的雨声，开启难得的“慢生活”模式。

人到中年，似乎已习惯了每天的琐碎与忙碌。早上一睁眼，就有一堆急迫的事情涌现出来，推着自己去应对处理。走在路上也形色匆匆，脑中萦绕的是还没完成的任务或者亟待处理的工作，下意识催促自己加快脚步。

这个世界的节奏越来越快，高铁的普及正在极大地缩短空间的距离，信息的发达让人与人的沟通实现随时随地交互，无论业务研讨还是朋友小聚，都不必非要选个有形的空间和所有人都能协调的时间。只需在手机上建个微信群，随时随地即可研讨工作和交流生活。说极端点，你甚至可以坐在马桶或躺在床上，与同事探讨业务，与闺蜜聊购物，没有人会在意你的举止不雅或者没有刷牙。大家都忙着干活挣钱，忙着拉业务，忙着陪客户，忙着投资理财，忙着照顾老人，忙着应付生活的诸多意料之外和情理

之中。

有人说，一听你说的状态就知你还在为生活甚至生存奔波，尚处财富初始积累阶段，所以活得比较仓促，比较纠结，换言之，活得比较“狼狈”。其实多数人都差不多，社会是多数人的社会。试问，有几个人没有经历过医院排队的焦灼，没有体会到航班误点的无奈，没有承受过老板的指责或者爱人的不满？

社会学上著名的“二八定律”，这个由意大利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帕累托上世纪初提出的法则几乎可概括多数社会现象。他指出：在任何特定群体中，重要的因子通常只占少数（约两成），不重要的因子则占多数（约八成）。社会总是由大多数人的“碌碌无为”和少数人的“高瞻远瞩”组成。

事实上，你我皆为芸芸众生，能做到孝养父母，恩爱家人，尽职工作，善待他人，活得踏实、通透，就算功德圆满了。只是在这一过程中，莫要忘记初心。不要走得远了就忘了来时的方向，应学会适当地放松，让心慢下来。在经历匆匆的同时，也能有机会感受身边的美景。从这一点来说，无论是柳永《雨霖铃》中“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的惜别，还是秦观《浣溪沙》中“自在飞花轻似